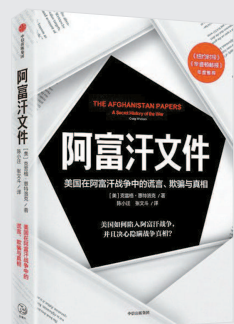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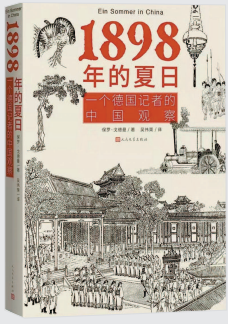


新书掠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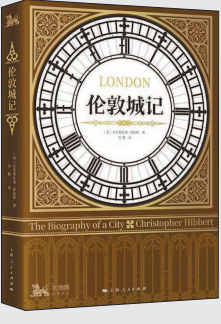
阿富汗战争被记录为美国在21世纪酿造的一场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本书是对这场战争的深度调查，揭示了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的谎言、欺骗与真相。

《阿富汗文件》
[美]克雷格·惠特洛克 著
陈小迅 张文斗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2年3月出版



1898年，德国《法兰克福报》的记者保罗·戈德曼到中国考察，读者可以通过富有现场感的“他者”视角，感受晚清帝国在艰难危局中转型的重要历史细节。

《1898年的夏日：一个德国记者的中国观察》
[德]保罗·戈德曼 著
吴伟栗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2年1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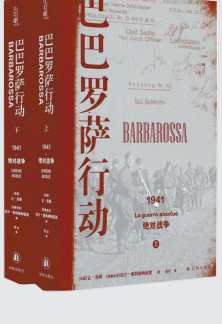
本书聚焦伦敦城市发展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建筑风格和城市建设变迁、市民的社会生活等方面，强调了政治、宗教、经济、战争等因素对城市历史的塑造作用。

《伦敦城记》
[英]克里斯托弗·希伯特 著
刘 徽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年4月出版



公元1644年3月19日，大顺军攻克北京，明朝覆亡。而明朝残余势力统治着江淮以南的半壁江山，他们自居正统，并围绕谁立谁为新帝而彼此攻讦，为南明政权埋下了隐患……

《南明史》
顾 诚 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2年3月出版



1941年6月22日开始的巴巴罗萨行动拉开了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战争的序幕。本书两位作者详实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巴巴罗萨行动：1941，绝对战争》
[法]让·洛佩兹
[格鲁吉亚]拉沙·奥特赫梅祖里 著 张 拉 译
译林出版社
2022年3月出版

书人茶话

说吧，记忆——悠悠往事尽在书中

周立民

“追寻逝去的时光”，不仅是一部名著，还是拨动心弦的话题。打开“回忆的闸门”，悠悠往事，沉浸其中，感同身受，古往今来，不知多少人书写过。

往事一件比一件更美好

追忆往事，不是老人的专利，但是“我曾经历尽沧桑”讲起来的故事更耐人寻味。捷克诗人、诺贝尔奖得主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81岁时写下回忆录《世界美如斯》（译林出版社2022年2月版），他动情地说：“在走过的人生道路上到处都有一张张可亲可爱的面庞，到处都是我们心中不停呼唤着的、渴望见到的人。”风吹过，还有一丝凄凉，他意识到“在这世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再不说，很多事、很多人都被风席卷而去。

回忆总是温暖的，或者苦涩中也有甜蜜。那些特殊时刻更占据记忆的圆心，比如二战前，“当邻邦德国开始发出不加掩饰的初步威胁时”，他与批评家波朗在一天下午沿着滨河大道散步，附近的岛上树林中传来《斯拉夫舞曲》，悠扬的音乐吸引了心事重重的他们，音符“在这夏日宁静的夕照中有节奏地时起时落”，余韵不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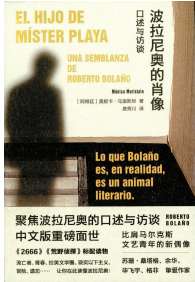
我们信步走去，整个布拉格在这日夕时分是美得惊人，光彩夺目。它是那样的富有魅力，怎不令人倾倒呢！举目望去，几步之外民族剧院在闪闪发光。另一边的赫拉德强尼宫则宛如偶尔才在我们眼前闪现的我国王冠上的一颗宝石。

他们不能想象，如果战争来临，这么美好的城市毁于一旦的样子。那是1937年6月的一天，美好的城市记忆和背上一阵寒颤的联系永远记在心头，还有老朋友的身影。

好在，布拉格保住了，作者与这美丽的城市耳鬓厮磨已久，积累在心间的感情日益深厚。他曾说：“我熟悉那些街道的空气，我的脚能摸出人行道和非建筑地段的街道以及公园，如果那里有公园的话。”这是一座充满诗意和飘满花香的城市，在诗人的笔下更是多姿多彩。这又是一座可以“休憩身心，思考生活”，做“徒劳无益的梦想”的城市。不过，生活并非都是诗，回忆褪去悲伤，彰显的是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作者出生于1901年，在他85岁的生命中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各种社会风波和动荡，却仍能以自己的文字追述走过的岁月，是那颗悲悯和发现诗意的心在发挥效用。“生活从来不会美好得总让人笑逐颜开”，“可是白云在我们头上飘浮。能呼吸馨香的春风，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微笑着接受赐予，便心怀春风。



《活着为了讲述》



《波拉尼奥的肖像：口述与访谈》



《加西亚·马尔克斯访谈录》



《马尔克斯：最后的访谈》



《世界美如斯》



《马尔克斯：最后的访谈》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走读1》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走读1》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走读1》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走读1》

当时的幸福，却浑然不知；总算知道了的时候，一切都不在了，“一切都是匆匆流逝，奔驰的岁月从不理会我们的感伤。为了喜悦而采摘回家的野蔷薇又能对我们微笑几天？”学会珍惜，珍惜眼前的一切，世界因为这份心会转变姿容。“生活中毕竟有一些我们所爱的事物是能够用我们的双手和心灵把它们保存下来的。因而爱也是有可能始终不渝的。”于是，便有了这样一本书，有人说他堪比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也许《昨日的世界》比它更有时代感和历史意识，但它更充满温情，倒让我想起了《金蔷薇》。

近年来，出版界不但推出了作家的小说、诗歌，还有大量的自传（自述）、回忆录问世。我手头随便一翻，便有聂鲁达的《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4月版）、克里玛的《我的疯狂世界》（两部，花城出版社2014年11月、2016年4月版）、内山完造《花甲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年10月版）、冯骥才《冯骥才口述文化五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4月版），有时候，平民百姓个人的回忆更受关注，如饶平如的《平生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版）

躺在床上看书令人非常享受

读大学时，马尔克斯的法律学同学把一部大部头的小说拍在桌上，如主教般不容置疑地断言道：“这是另一本《圣

经》。”多年后，马尔克斯在回忆录《活着为了讲述》（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11月版）中说：“那本当然是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难忘的阅读记忆常常是作家自述中不可或缺的篇章。写作中有一个标杆在前面，是目标也是启发，这种影响在很多作家的身上都有，卡佛谈过“像契诃夫、海明威、托尔斯泰、福楼拜这样的作家”对他的重大影响，并认为：“契诃夫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短篇小说家。伊萨克·巴别尔是另外一个绝妙的作家。”（《雷蒙德·卡佛访谈录》，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7月版）

在回忆录之外，这些名作家还接受了很多采访，这些访谈是作家另外一种自述，他们的回答也许更为直白。近年来，作家、学者的访谈录也是出版中颇受人瞩目的一个方面。中信出版社2019年6月曾推出“最后的访谈”系列，包括海明威、博尔赫斯、马尔克斯、波拉尼奥、冯内古特、大卫·华莱士等人的访谈。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访谈”系列也出版了马尔克斯、卡佛、波拉尼奥的访谈录，计划中还有汉娜·阿伦特、李安等人的访谈录加入。除了作家的回答，还有访谈者第三只眼睛的观察，如有访谈者见马尔克斯在电脑前不是写作，而是上网浏览着世界新闻，他们刚见面，他就突然抓住访谈者的手低声问道：“老实讲讲，你们到底付给了我妻子多少钱？”（《马尔克斯：最后的访谈》，中信出版社2019年6月版）价格绝对不

低，据他的传记作者杰拉德·马丁透露，半个小时五万元美金，而且老马经常对钞票也是不伺候，拒绝采访。（《马尔克斯的一生》，黄山书社2011年9月版）读这些细节，顿时感觉老马在我们面前的形象更真实了。

写作成为被出版商、媒体和读者围追堵截的事情，反而成了烦恼。终于有一天，生病了，暂时不必写作了，老马得意洋洋地告诉采访者：“我发现了一件令人非常享受的事，那就是躺在床上看书！”很多作家都是阅读狂人，波拉尼奥去世后，有人写过一本《成为波拉尼奥前的波拉尼奥》，其中谈到波拉尼奥：“那时，他是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没日没夜地在家里阅读、阅读，从卡夫卡到艾略特，从普鲁斯特到乔伊斯，从博尔赫斯到帕斯，从科塔萨尔到加西亚·马尔克斯，阅读的同时，不停地抽烟、喝茶……”（《波拉尼奥的肖像：口述与访谈》，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7月版）他的父亲也说：“他唯一关心的就是书。”这本《波拉尼奥的肖像：口述与访谈》，自述之外还有亲友的不同侧面的回忆，让这位躲在长篇巨著《2666》之后的作者形象渐渐饱满地走了出来。

波拉尼奥的阅读书单中有马尔克斯的名字，这令我想起在马尔克斯要荒废学业时，母亲试图帮他寻找的道路：“听说若是肯花心思，你能成为优秀的作家。”马尔当时断然回答：“要当就得当最一流的作家，这年头，出不了什么大

师。”那一年，他18岁，可能从未想象过有一天自己侧身大师之列。一切未必是偶然，在他们的访谈、自述中，我似乎能够找到他们成功的理由，比如马尔克斯说：“情感和柔情，发生在心里的那种东西，终归是最重要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访谈录》，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版）这种对尘世对人生的“情感和柔情”，甚至是痴情，不恰恰是他们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吗？

口味、分量和仪式的单纯

“有这些书陪伴自己，天塌下来也顾不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走读1》，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8月版）书陪伴张序子走过千山万水，让他总想“超越自己”。在福建南安教书的他见到卖书郎喜不自胜，当场买了师陀、朱洗、克鲁泡特金的书……序子的这一程被命名为“走读”，读书，读人，也读大地万物、大千世界。

长长的回忆如同流不尽的“无愁河”，创造这一奇迹的是年近百岁的老人黄永玉先生。十多年前，他从“朱雀城”出发，历经“八年”，继续“走读”，长河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已经有200万字的壮大规模。序子是谁？他可能不是百分之百的黄永玉，却承载黄永玉百分之百的回忆，饱经沧桑的老人回望来时路，眼睛里却满含着天真、顽皮和悲悯。我惊叹于他记忆力之强、笔触之细，没有放过每一朵浪花，没有丢失一滴露珠。这部大书有各种各样的读法，以两部《走读》而言，各地之风情可观，出现在黄永玉笔下的人物亦可赞；此书正读看时代气象、人世大书，气势磅礴；侧读又可品千滋百味，妙处趣横生。

找一个让人垂涎三尺的角度，看看序子来到上海吃了什么吧。在序子走过的地方，上海算不得美食之乡，却是中西荟萃之地，1940年代下半期的人们，刚刚经历过抗战之苦的人们，吃什么呢？几个文艺青年的晚饭是：包子、大饼、面包；序子的中饭，“巷子口外头卖的东西都吃过，糯米包芝麻糖油条、豆浆、阳春面、汤团、生煎馒头…”对于“生煎馒头”序子硬说：“明明是有馅的生煎小包子，硬说是馒头。”阿湛在南京路的新雅酒家请客，他们吃的是：叉烧包、莲蓉包、豆沙包、虾饺等等。序子花“二元四角”在红房子请林景煌（单复）吃牛排和奶油汤套餐，还有咖啡喝，不过，“这杯洋药”没喝出什么味道来。到十里洋场，很多洋货洋名让序子哭笑不得过望文生义的笑话：“中饭是‘热狗’和咖啡。序子差点闹出笑话，以为还有狗肉好吃，原来是腰子形面包夹着根美国香肠。”他们到狄思威路

的庞熏葵先生那里参加过美术家、作家协会聚餐会，吃的是自助：鸡块、焖鸡、焖小鳊鱼、炖牛肉、红烧猪肉、炒面、炒饭、炒菠菜、酸黄瓜、虾仔粉条、肉包子、豆沙包子、酸辣汤。在法租界吃的一次俄国大餐是AA制，每位八角钱，菜单是：开味小头盘，咸橄榄或甜酸黄瓜片；罗宋红菜汤；大面包两片（黄油一小碟）；炖牛肉饭，或鸡腿饭，或猪脚饭，或猪肠饭，任选；咖啡或茶。多年后，黄永玉的评价是：“口味、分量和仪式的单纯，价钱的公道，都让大家对饭馆产生敬仰。”开木刻展览了画，酬谢老外和朋友，吃湘西五香炖牛肉、芥末白片肉、仔姜焖鸭、香酥鲫鱼，还有凉拌韭黄、糖醋小萝卜等小菜。家乡饭菜，忍不住口水和得意吧，黄永玉把如何做湘西五香炖牛肉完完整整写到小说里了。从切块、放油、放料，乃至“不要太熟，否则第二天加热后稀烂上席没有嚼头”的“小贴士”写得一笔不苟，活脱脱的美食攻略。

吃的东西写得如此清楚，出自记忆，还是纯属“小说家言”？我想所有的虚构也是有现实来源的，记忆的底子必然是有的。作者何以记得如此清楚？在承认大脑的差别之外，还有境遇使然。序子在上海滩，两手空空，只拿木刻和画画讨饭吃，他的家常便饭是吃了上顿不知道下顿在哪里，倘若还有好吃的，那不比木刻还入木三分刻在记忆里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是成长史，也是一部流浪史、血泪史，只不过作者把那些泪压了回去，讲了更多温馨的故事给我们。世界太冷，我们要把心窝子里的温暖掏出来。

钱锺书不信任自传，借“魔鬼”之口批“自传就是别传”（《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10月版）到头来呢，他自己不自写传，别人却一寸一寸地挖他的事情，可见世上对此感兴趣的人还是很多。诚然，记忆是不可靠的，叙述动机也是“各怀心事”，然而，何必把每一段文字都看成呈堂证供呢？作为心灵表达、文学叙述，它们也是历史的见证、时代的光影、个人的鳞片。有时候，记忆的回溯还是信念的传达。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6月版）序言中感叹他们这一代人经历之独特，不沉痛地写道：“我成了理性遭到最可怕的失败和野蛮在时代编年史中取得最大胜利的见证人”，为此他深感羞愧，1940年他写完这部回忆录，未及出版，1942年初便愤然离世。他用最后的生命记录了自己的人生，并以此捍卫自己的记忆和价值。想到这些，我分明感觉到充满柔情的回忆不乏坚韧和刚强。

三味书屋



《为什么世界不存在》
[德] 马库斯·加布里尔 著
王 照 张振华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在21世纪的今天，当代德国哲学能为我们带来什么？从代际的角度而言，对此问题的回答或许有四个名字需要格外关注：20后的尤尔根·哈贝马斯、40后的彼得·斯洛特戴克、60后的韩裔德国人韩炳哲以及80后的马库斯·加布里尔。其中最为年轻的加布里尔出生于1980年，在2009年成为波恩大学哲学系教授，是继谢林之后“最年轻的哲学教授”。虽然这一称谓本身并无太多意义，却多少反映出加布里尔已然获得官方体制内的认可，并且从2013年到

“新实在论”的思想历险

——读《为什么世界不存在》

郁 迪

2018年，他连续出版了三部面向公众的哲学著作，建构起他从2011年开始构思的“新实在论”学说，以期获得更大范围的社会认可。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为什么世界不存在》。

之所以说这是一部面向公众的哲学著作，不仅是因为加布里尔一改传统德国哲学艰深的面容，尽量用普通人所熟知的概念来进行存在论分析，更重要的是他一反学院派学术研究的常态，径直以大学教授们极少正面回应的宏大问题入手，向这个时代的普通人去解释：这个世界是什么？我们眼前所看到的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

对于第一个问题，加布里尔首先会质问起这一提法的合理性。在他看来，这个世界压根就不存在。这是他全书的标题，也是其“新实在论”最核心的观点。“新实在论”之所以为“新”，不仅需要

哲学的合围中实现突破。因而“为什么世界不存在？”这一提法本身必须与传统形而上学和后现代主义进行二线作战。

按照传统形而上学，或曰“旧实在论”的观点，“世界”是指一切现实的总和，并试图为我们身处其中的环境与所遭遇的事物寻找一个统一的解释。为此首先要区分自在物背后的“本质”以及我们所能认识的“现象”，并强调“本质”之于“现象”的优先性：“现象”是对“本质”的反映，甚至可能是错误的反映——“假象”。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对事物形成特定的认识，但这种认识终究可能是不完整的。从古希腊时期的理念论开始，柏拉图就认为我们所认识的是理念世界的影像。由于每个具体事物只是“分有”了一部分理念，因而它始终是有缺陷的。正如我们在观念中能够明确什么是“圆”，但在现实中无法找到哪怕一个完美的“圆”。到了康

德笔下，虽然他采取了此后被后现代主义极端放大的建构主义策略，即认为事物并非是人类借助先天直观形式与十二先验范畴所构筑起来的认识对象，但他仍坚持，在知性认识能力之外，存在着不可知的世界本体，只是它已经成为了信仰的对象。

与之相反，后现代主义则强调“只存在对我们显现的事物。在这背后根本不存在一物，并不存在自在的世界或自在的现实”。正因如此，加布里尔认为“后现代主义不过是形而上学的又一个变体”，或者说是一种颠倒了之形而上学。后现代主义否定了“本质”之于“现象”的优先性，并更激进地将不可知之物（本质），视为不存在之物，从而陷入彻底的建构主义。最彻底的建构主义强调一切都是主观建构的产物，而没有任何客观实在。

于是，当我们在此试图回答加布里

尔所面对的第二个提问：我们眼前所看到的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形而上学给出的答案是本质的幻象，后现代主义则说是主观的建构。所谓的“新实在论”实质上就是对这两种相反的形而上学倾向的克服。如果说传统形而上学关注的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自在世界，后现代主义关注的是每个人各自建构起来的主观世界，那么“新实在论”的观点无非说的是“世界并非只是没有观察者的世界，亦非只是由观察者所建构的世界”。在其中真实存在的是我们周遭的全体事物，但由于每个事物又都存在于各自不同的意义场中，因而加布里尔借用维特根斯坦的说法，存在的不是事物而是事实。也就是说，我们所认识不是事物，而是事物的意义。不同的事物可以有不同的意义，同一事物也可以有不同的意义。因而事物的意义是无限多的，且交替重合的。同一个人可以是单位里的员工，也可以是家里的丈夫；可以是孩子的父亲，也可以是父亲的孩子。这意味着事物所处的意义场是无限多的，根本就不存在一个能将这些多维的意义场统摄起来的完整的“域”。而整个完整“域”的传统名称就叫做“世界”。加布里尔以此推论说：世界并不存在。

可以说，他的这一套论证是以反常识的姿态出场，却最终为了肯定常识，以此反驳形而上学的宏大叙事。他是以现实经验为基础，肯定主观认知的意

义，也肯定客观对象的意义，却解构意义整体的意义。但这样一套说法真能成功吗？或许未必。因为在加布里尔看来，“新实在论”的优势在于通过引入意义场概念，将同时认可自在的对象与主观的认识，从而更有力地对现实给予解释。“新实在论认为，对于事实的思与思考的事实一样，都有充分理由被视为是存在的”。

但正是在这一判断中我们不难发现，如果说他所要否定的“世界”是可以作为思维对象的，并能够在概念分析中给出“世界是作为一切域的总域”这样的明确定义、依照他上述的观点，此时的“世界”已经被反证为了一种存在。即便它像是“飞鸟”“圆的方”那样在现实中找不到任何对应物，但它作为思维对象无疑是成立的，并且具有清晰的内涵。这样一种“对事实的思考”在“新实在论”中应与“被思考的事实”一样，是同等级别的存在物。因此，世界便以一种不存在的方式存在了。

于是，以《为什么世界不存在》为代表的这一场“新实在论”尝试是否成功还有待进一步检验。但加布里尔在后现代学说之后重新挽救现实的努力，以及直接重申人类基本问题的勇气，可以说是年轻哲学家所体现的重要品质。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哲学不是为了答案，“哲学的任务在于一遍又一遍地从头开始，始终如斯”。